

第七届冰心散文奖
获·奖·作·品

指上的村庄

干亚群◎著

插画◎何业琦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指上的村庄

千亚群 著

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指上的村庄 / 千亚群著. —2 版. —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26-2746-6

I. ①指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0296 号

指上的村庄

千亚群 著

责任编辑 卓挺亚 苗梁婕

责任校对 罗敏波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

邮 编 315040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9.875

字 数 160 千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2 版
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746-6

定 价 36.00 元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0571-85155604

序：千亚群发现了村庄里的什么

我以为自己离开了村庄，进入了城市，其实我还在村庄里，只不过，以梦的方式在村庄。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文学。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《小说选刊》双年奖增加了一个环节——微信投票。我不上网，不玩微信，于是，就像个局外人、旁观者，我也不抱什么希望，所以票数不高。不过，这期间，我有个意外惊喜，就是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的已多年不走动的朋友，这个微信投票使他们知道了我还在写作。更喜悦的是，十多年没联系的朋友，在广东做生意的、当小学教师的，都因为微信投票辗转联系上了我，甚至还有的通过省作协要到了我的手机号码，一些省、市多年未曾谋面的朋友也跟我接上了头。过后，分布在各个城市的朋友都意识到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现在居住在城市，可都来自乡村，乡村曾是我们童年生活的地方。

2016年7月，我的《舅舅的鼓》获了奖，评委是由北京的“学

院派”小说评论家组成的。《舅舅的鼓》表现的是“空村”现象，鼓象征乡村文化的衰弱。很自然，我联想到了干亚群的散文，她追忆着乡村曾经的热闹——对小孩来说，那时的乡村充满了乐趣。仿佛舅舅的鼓也在她的村庄奏响。干亚群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当下乡村文化的衰退。

2016年7月，干亚群散文集《指上的村庄》正在准备再版，而且是精装本，据悉出版社同时约请了画家配彩图，仿佛想要采取文学和美术的方式重建江南的“一个人的村庄”。

这些年，干亚群反复书写她记忆中童年时的村庄。从《给燕子留个门》到《梯子的眼睛》，再有《指上的村庄》，这个村庄，通过文学的方式，逐渐丰富，逐步完整，逐次深入。同时，干亚群的写作，像登梯一样，呈现上升趋势。

干亚群发现了自己文学的村庄，其意义已超越了实际的村庄。我注意到其中的视角，仿佛同一个人分成数个去追忆同一个村庄，由最初的少女到后来的少妇，不同的年龄视角发现同一个村庄不同的物事。其中，我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，而村庄似乎定格或凝固，像是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。“我”在变，而村庄不变，但是，从“我”的视角里，可看出村庄的变，过去的阳光总是

照达现在。

我视干亚群写“一个人的村庄”的这三部散文集为三部曲，相当于长篇系列散文。第三部《指上的村庄》有一个群像值得注意：手艺人，手艺语。所谓的“指上”，是指他们靠手工维持生活。主人公都是走乡串村的工匠，他们创造或修补日常生活的器物，使得村庄的日常生活——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稳定地进行。

其实，《指上的村庄》与工匠师傅相配套的还有主角（主人公），那就是物件。过去，我们习惯称其为道具，可是，我相信物件有灵性。干亚群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就由物件结缘。她写物件的创造或修补之人的同时，也写出了物件的灵性。文中几乎将人物和物件放在平等的层面来表现——依靠和尊重一系列物件，由此物件回报人类，甚至替沉默的工匠发声。而手艺人，也从物件中获得了创造或修补的乐趣：有的工匠即兴伴桶唱歌，以碗奏乐。

所以，我也视《指上的村庄》为乡村物语——乡村器物故事。它们激活了我关于童年乡村的记忆，那也是我文学的出发点。不过，文学的追忆不仅是怀旧。文学要发现唯有文学值得发现的存

在。干亚群为什么写现在已衰落的行当？文学关注的其实就是现实中的缺失。换句话说，写过去的题材，就是让历史的阳光穿越时空，照亮当下。

补桶、补碗、补鞋、补伞、补缸、补锅……提取其中这一系列“补”，我发现，民间的工匠对待要修补的物件，像医生诊断病人那样细致入微。

过去有句流行的老话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那是一个漫长的补时代、慢时代，慢慢地补，慢慢地过。乡村物语，写出了修补行当由盛到衰的过程，由此，也写出了时代的变迁。

一个修补的行当退出了历史舞台（当然，城市的住宅区里，我们还能不时听见这种用电喇叭代替的吆喝，几乎是无奈的绝唱了），干亚群形象地表达了那些行当的隐退，是通过物件的声音和形的消失，表现出古老村庄的衰落。我在乎的是工匠在细微之处所表现出的精神。

例如，《乡下的老鼠也进城》中，修伞师傅的吆喝，一直喊到村庄的深处。师傅掌握了村民所用的伞的境况：一把伞能撑多长时间，一把坏伞会影响谁出门，等等。伞在等人来修。我们来看修

伞师傅入户。干亚群写了少年时代的她的待客之道：沏茶端上。师傅弹簧般站起，接住，谦卑地说：“罪过，罪过。”她见证了修病伞的工序。修好了伞，伞在师傅的手中，一开一收，像戏中的表演。然后，师傅等待，因为，他先前的吆喝像支了一个寻找的人，等待着有人捡了吆喝前来。

天在下雨，他在等待。干亚群写了等待的微妙，师傅吸烟、喝茶，说天气，谈庄稼。这是中国式的待客之道——不挑明。请注意，这个场景——一个农户与一个村庄，终于有人响应了先前他入村时的吆喝，可见师傅对村庄的了解和自信，这时主人已续了第三道茶。师傅在接了下一单生意之前的一系列动作，表现出为人之道：喝干杯中茶水，泼净了茶杯中的茶叶，转身拍了几下坐过的竹椅，把椅子搬进屋里。“我”母亲想客套一下也来不及了。待客和做客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。

干亚群这部系列散文——乡村物语，表现了对社会发展之必然的理解，也传达了追忆村庄的意旨：那维系村庄的中国式工匠精神——修补物件严谨到位，待人接物细致规矩。在作品里，这些工匠大多无名无姓，甚至以修补的行当替代其称谓，但物件有名——写或刻了家族的标志。这些工匠有规矩有底线有

讲究,通过修补乡村物件,既体现传统的节俭品德,又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正是这种精神维系着漫长农耕社会里乡村的运行秩序。

2016年6月干亚群的这部作品荣获冰心散文奖,我认为,某种意义上,这个奖是对她发现并重建“一个人的村庄”之能力的认可。当一个行当消失,我们会认为这是发展的大势所趋,但是,文学关心的是其中的灵魂。文学总是力图以独特的方式留住什么:我们还是需要工匠精神。我仿佛听见干亚群散文中响起的鼓声,是鼓声,也是心声,还有许多物件发出的声音。我视其为一个隐喻,文学的价值在于提出高级的问题,我想,指上那么“小”,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“大”问题:修补灵魂。

谢志强

2016年7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不老的老木匠 | 001 |
| 胡家泥师 | 008 |
| 给石头脱衣 | 016 |
| 走相公步的铜匠 | 023 |
| 漆匠的想法 | 030 |
| 没有满师的曹箍桶 | 038 |
| 篾 匠 | 044 |
| 铁 匠 | 052 |
| 不会恶煞的粉塑 | 059 |
| 裁缝进门 | 066 |
| 瓷碗上的镌痕 | 074 |
| 磨刀师傅的歌 | 081 |
| 弹花师傅的兰花指 | 08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不吭声的补鞋师傅 | 092 |
| 乡下的老鼠也进城 | 101 |
| 补缸师傅 | 107 |
| 补锅补的是什么 | 114 |
| 穿棕棚 | 120 |
| 吹鼓手 | 128 |
| 爆 胖 | 134 |
| 揭鸡佬的眼力 | 141 |
| 剿佬的证书 | 148 |
| 剃头二陈 | 154 |
| 烤皮蛋 | 163 |
| 小摇车是一种乖乖的动物 | 170 |
| 被织老了的布 | 178 |
| 奶奶的剪纸 | 18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被模仿的绣姑 | 191 |
| 英姐姐的钩针 | 199 |
| 打草帽 | 207 |
| 婆媳的针线 | 214 |
| 织毛衣的女人 | 221 |
| 哑巴叔的泥哨子 | 230 |
| 只闻声不见影的播音员 | 237 |
| 夯 歌 | 245 |
| 说书先生 | 251 |
| 黑白照 | 259 |
| 最后一位赤脚医生 | 266 |
| 撑船来扎竹椅子 | 278 |
| 带着蜜蜂追花 | 286 |
| 酿 酒 | 293 |

不老的老木匠

一棵树倒与不倒,不由风说了算,得由他说了算。

他绕树三匝,手上点着一支烟,耳朵上又夹一支烟。手上那支是飞马牌的,耳朵上的是五一牌。一缕青烟从他嘴里轻轻飘出来,讨好似的捧着他又宽又厚的嘴唇。

旁边围着一群人,年长的始终盯着树,眼眶里蓄着不为外人所注意的情绪,有期待,也有不舍。年轻的则看着他,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喜悦。年少的懵懵懂懂,一会儿钻进人堆,一会儿挤出人群,用自己的动作制造家有喜事的气氛。

他猛吸一口烟,翕动双唇,在青烟袅袅中为一棵树的命运做出了结论。他若说,这是块料,这棵树便会在众人的呼呼嗨嗨中轰然倒地。如果他说,还不成材,树便继续立着,伸出它宽宽

大大的树杈，盖过屋顶，遮着鸡舍与鸟巢，与村里其他的树一起在风中比比又画画。

他把烟蒂扔在地上，用脚狠狠踩一下，然后吐出一口浓浓的痰，清了清嗓子，走了。余下的事是树的主人的。他走了一半，又掉转身来，微微弓着背，轻轻颌首，似乎想告诉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然后，他甩开膀子，这次真的走了。

他是我同学的父亲，姓马。人们有时叫他“木匠阿桥”，有时称他“阿桥木匠”，也有的干脆喊他“老木匠”。其实他那时还不老，也就三十开外。何况他的父亲也是木匠。“老木匠”的称呼应该是给他父亲的。可奇怪的是村人把“老木匠”的称呼给了他，而他父亲居然一点都不介意。原因很简单，他父亲是国家工人，已经不屑“老木匠”这个称呼，虽然，他事实上也不过是在另外一个镇上的木器厂里上班，干的也是木器活。因为身份不同，他父亲从不接村里的木匠活，所有的木匠活由他一人接手。

他长得五大三粗，有着杀猪坏的身板。一对剑眉左右横卧，只是那双眼睛长得有些对不起上面的眉毛，向外看时一只朝里靠，另一只往外斜，似乎是远光灯近光灯装一块儿了。

木匠活有一个内容是弹墨线，弹前须用眼睛进行目测。他闭上右眼，用左眼瞄。一闭，一睁；再一闭，一睁，用红铅笔在木

头上画一个记号。墨斗在红记号上垂下来，轻轻一“啪”，一条墨线准确无误弹在上面。削木头时，他闭左眼，右手的斧子利利索索地咬着、啃着，下面是纷纷扬扬的小木片。我们很想凑过去捡点碎木片玩，他睁开左眼，两只眼珠子一瞪，吓得我们飞一样地逃走。我一想起他瞪眼睛，就觉得非常恐怖，似乎两只眼珠子欲夺眶而出。

木匠的工具最烦琐。似乎每一样工具都分大中小，或长中短，如锯有长锯、短锯；榔头有大榔头、小榔头；还有凿子、斧头、刨，等等。一个木匠出门得挑一担行李，分类上比任何手艺活都具体。这些工具似乎是一堆抽象的符号，由木匠在所需要的材料上使用，至于是感叹号、逗号、句号，还是问号、顿号，全凭木匠的一颗匠心。

木匠的工具不能随便拿，如谁想借用，得经过木匠的同意，否则，私自拿了肯定会出事：要么工具豁嘴了，要么工具咬人。木匠得意地说，我的家伙认人，只懂我的手，生手握它，它就不乐意。

我见过那些七七八八的工具，它们躺在工具箱里，麦色的木柄上泛着幽幽的光泽。这些长着奇形怪状脑袋的工具熟悉了木匠的指纹、汗水，甚至偶尔的流血，经过岁月的浸润，以及木

匠力气的重复消耗,它们才会留下记忆。

随着屋里“噼里啪啦”“的的笃笃”,堆在院子里的木材慢慢浅了下去。经过木匠的手,它们变得或长或短或窄或阔,由一根根的木料换成条条框框、板板块块的木材。树上的疙疙瘩瘩不见了,光滑得像丝绸。这些还仅是半成品,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敲打打,把条条与框框、板板与块块天衣无缝地进行组合。

他虽然长得粗糙,五官似乎也没有组装好,但他做木工活却一点都不马虎,尤其深得主妇心的是他不浪费木料。一根木头取多少料,他心里清清楚楚,按照婶婶们的说法是“和门和扣(一点都不浪费)”。

对一个木匠来说,让一棵树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是一种责任,更是木匠的荣耀。如果让一棵不应该倒下的树倒下,或者让一棵倒下的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物件,那是木匠的失职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木匠是树的师傅。楸树只能做梯子,柳树最好做锄头柄,樟树做上好的箱子。就像人一样,人人都是一块料,用对地方是成器,没有用对地方,就是不成器。可做一条檩子的木料被做成几只木桶,对木匠来说是败业,对主人而言则是败家。不管败哪个,都会被人戳脊梁。一个做木器的手艺人有了“老木匠”的称呼,是村里人对他的尊重,尊重他从不败业的手艺。

木匠活的工序非常严谨,得一步步来。砍、削、凿……我们喜欢木匠刨木。木匠双手握住推刨,用力向前一推,薄薄的刨花像一条绸带一样从刨子的嘴里吐出来,还发出欢快的哼哼声,“索……吱咯,索……吱咯”,木匠的两条腿一前一后,身子随着推刨的前进而往前倾,到了木板的顶端,一个紧急刹车,像被谁拽了一下似的,手里的推刨立即往后退。推刨一个动作,身子配合数个动作。

刨花一圈圈地堆在脚下,慢慢淹没木匠的双脚。木匠在刨花堆里进进退退,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,似乎推刨的下嘴唇掉到了地上。屋里弥漫着木香,似乎有些涩,有些沉,又好像带些甜味,有点撩人。

我们低头去捡刨花,把口袋装得满满的。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刨花可以做什么,却依然兴致勃勃地捡着,拾着。木匠警告我们不能靠近他,吓唬我们手上的推刨会啊呜一口。我们装作嘻嘻哈哈,可腿脚跳着蹦着,乖乖躲开木匠。

我们把刨花放在破碗里,当作一碗碗菜。我们把刨花挂在耳朵上,套在手腕上,甚至挂在脖子上,刨花成了我们的装饰品。我们晃着、摇着,也吵着、闹着,似乎听到了刨花发出的叮叮当当声。木匠放下推刨,笑眯眯地看着我们,说:“长大了,我给